

萬有文庫

第二集七種

王雲五主編

企鵝島

(一)

佛郎士著
黎烈文譯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誠意伯文集

(一)

劉基撰

何鏜編校

國學基本叢書

誠意伯劉文成公文集序

余弱齡侍家長者。談國初翊運諸名臣。輒凝聽之。憬然有懷焉。長而宦遊四方。竊願表揚先哲。博綜其遺文。頗喜善本。若宋文憲公諸集。海內翻刻者幾刻。益良。劉宋匹也。其文獨刻於枿蒼。歲久字訛舛。板又漫漶。莫或新之者。余奉命按行東浙。以瓣香謁公祠下。詢遺文。僅覩此編。愀而歎曰。嗟乎。逝將以功業掄文章耶。何善本之寡也。屬太守陳君烈。萃諸文學。重加訂正。付於良梓。俾海內同好者共焉。序曰。高皇帝呼劉伯溫爲吾子房。蓋開國首功云然。子房自二三籌畫之外。其言論風旨。不少概見。而公著書之多。乃若此。何哉。說者謂子房授書黃石。舒卷如龍。雖神機時出。竟善藏其用。塞兌閉門。不迫不應。爲得老氏之術。公剛毅慷慨。持大節。留心經濟。既遇真主。期以王道致太平。卻小明王御座。諸正論義形於色。危行危言。高皇帝天威嚴重。惟公抗辭。不以利害怵其中。振綱紀。斥姦慝。雖李善長亦忌譖之。況胡惟庸乎。考公履歷。豈孔氏所謂以道事君者非耶。漢文成侯。我明文成公。上下相符合。特帷幄中諸籌畫耳。公守孔氏家法。多著書貽後世。不若子房之秘密宜也。夫其玄機洞鑒。神啓於中。天之所授。以輔開天之聖。妙筭所紆。乘時鷲發。載在國史者。旣與雲漢同其昭回。其諸喻志之說。觀物之篇。憤世之詞。羈旅之幽思。薄遊之清況。與夫廟堂之所述作。士大夫之所應酬。又澹澹如江河。嶽嶽如山嶽。灑灑如惠風。朗如景星。麗如卿雲。無意擬古。而神情悠邈。才氣雄豪。體裁音節。如庖丁解牛。靡不中於自然者。公之文章。與其功業。並傳無斁。恢恢乎有餘芳矣。余受觀風之寄。光昭往訓。樹之風聲。爲世型範。何敢讓哉。或曰。留侯子辟疆。方少年能

策制諸呂。計安劉氏。而公仲子璟。不忘嗣君。卒全大節。茲亦兩文成胤嗣之相似者。劉氏子孫。當世世敬修也。因附及之。

隆慶壬申仲春望日。巡按浙江監察御史後學豫章謝廷傑頓首拜書。

寫情集序

寫情集者。誠意伯枯蒼劉先生六引三調之清唱。四上九成之至音也。先生生於元季。蚤蘊伊呂之志。遭時變更。命世之才。沉於下僚。浩然之氣。阨於不用。因著書立言。以俟知者。其經濟之大。則垂諸郁離子。其詩文之盛。則播爲覆瓿集。風流文彩英餘。陽春白雪雅調。則發泄於長短句也。或憤其言之不聽。或鬱乎志之弗舒。感四時景物。託風月情懷。皆所以寫其憂世拯民之心。故名之曰寫情集。釐爲四卷。其詞藻絢爛。慷慨激烈。盎然而春溫。肅然而秋清。靡不得其性情之正焉。宜其遇知聖主。君臣同心。撥亂世反之治。以輔成大一統之業。垂憲于萬世也。先生當是之時。深知天命之有在其蓋世之姿。雄偉之志。用天下國家之心。得不發爲千彙萬狀之奇。而龍翔虎躍也。嗚呼。千載之前。千載之後。英邁挺卓。能幾人哉。今先生旣薨。其仲子仲璟。與其長孫廌。謀以是編。鋟梓垂遠。以蕃於先生。辱平昔之好。命爲之序。顧蕃愚陋。何敢措詞。追慕高風。其容讓乎。皆洪武十三年歲在庚申春正月上浣。永嘉儒學訓導。安固紫華山葉蕃叔昌序。

郁離子序

郁離子者。誠意伯劉公在元季時所著之書也。公學足以探三才之奧。識足以達萬物之情。氣足以奪三軍之帥。以是自許。卓然立於天地之間。不知自視與古之豪傑何如也。年二十。已登進士第。有志於尊主庇民。當是時。其君不以天下繫念慮。官不擇人。例以常格處之。噤不能有爲。已而南北繹騷。公慨然有澄清之志。藩閫方務治兵。辟公參贊。而公銳欲以功業自見。累建大議。皆匡時之長策。而當國者樂因循而悅苟且。抑而不行。公遂弃官去。屏居青田山中。發憤著書。此郁離子之所以作也。郁離者何。離爲火。文明之象。用之其文郁郁然。爲盛世文明之治。故曰郁離子。其書總爲十卷。分爲十八章。散爲一百九十五條。多或千言。少或百字。其言詳於正己慎微。脩紀遠利。尙誠量敵。審勢用賢治民。本乎仁義道德之懿。明乎吉凶禍福之幾。審乎古今成敗得失之跡。大槩矯元室之弊。有激而言也。牢籠萬彙。洞釋羣疑。辨博奇詭。巧於比喻。而不失乎正。驟而讀之。其鋒凜然。若太阿出匣。若不可玩。徐而思之。其言確然。鑿鑿乎如藥石之必治病。斷斷乎如五穀之必療饑。而不可無者也。豈若管商之功利。申韓之刑名。儀秦之捭闔。孫吳之陰謀。其說詭於聖人。務以智數相高。而不自以爲非者哉。見是書者。皆以公不大用爲憾。詎知天意有在。挈而畀之維新之朝乎。皇上龍興。卒以宏謨偉略。輔翼興運。及定功行賞。疏土分封。遂膺五等之爵。與元助大臣。丹書鐵券。聯休共美於無窮。不其盛哉。傳有之曰。楚雖有材。晉實用之。公之謂也。初公著書。本有望於天下後世。詎意身親用之。雖然。公之事業具于書。此元之所以亡也。公之書見于事業。此皇明之所

以興也。嗚呼！一人之用舍，有關於天下國家之故，則是書也。豈區區一家言哉！一夔蚤嘗受教於公，後謁公金陵官寺，出是書以見教。一夔駭所未見，愧未能悉其要領。今公已薨，其子仲璟懼其散軼，以一夔於公有相從之好，俾爲之序。顧一夔何敢序公之書，然得繫名於簡編之末，亦爲榮幸。因不讓而序之。公諱基，字伯溫，括蒼人。若其言之詳，官勛之次，則具在國史，茲不著。

洪武十九年冬十有一月，門生杭州府儒學教授天台徐一夔謹序。

郁離子序

古之君子。學足以開物成務。道足以經綸大經。必思任天下之重。而不私以善其身。故其得君措於用也。秩之爲禮。宣之爲樂。布之爲紀綱法度。施之爲政刑文明之治。洽乎四海。流澤被于無窮。此奚特假言以自見哉。及其後也。雖孔子之聖。可大有爲。而猶不免述作以傳道。況其下乎。然則必假夫文以自見者。蓋君子之不得已焉耳矣。君子以爲學。旣不獲措諸設施。道不行於天下。其所抱負經畫。可以文明治世者。獨得筆之方冊。垂示千百載之下。知而好者。或推以行。是亦吾澤所及其志。豈不爲可尙矣夫。然自秦漢而降。能言之士何限。非不欲如前所云也。率多淫於異端。失於僞巧。詭而不正。駁而不純。弗畔夫道固鮮。人苟用之。以求致治。殆猶適燕而南其轅乎。闡天地之隱。發物理之微。究人事之變。喻焉而當。辨焉而彰。簡而嚴。博而切。反覆以盡乎古今。懇到以中乎要會。不襲履陳腐。而於聖賢之道。若合符節。無一不可宜於行。近世以來。未有如郁離子之善者也。夫郁郁文也。明兩離也。郁離者。文明之謂也。非所以自號。其意謂天下後世。若用斯言。必可底文明之治耳。嗚呼。此寧虛語哉。從善少嘗受讀。歎其義趣幽隲。岐緒浩穰。或引而不發。或指近而歸遠。懜乎莫測其所以然。逮閱之之久。觸類而求。然後稍得窺夫涯涘。竊譬諸醫。師之籠一藥。必治一病。玉石草木禽獸之屬。皆可以已疾延年。無長物也。此其爲書。所以深得古君子立言之旨。使其得君而措於用。其文明之治。益天下後世爲不薄。詎止度越諸子而已耶。是書爲誠意伯劉先生所著。先生嘗自任以天下之重。於經綸之道。開物成務之學。素所畜有。曾以其槩。翊當今之運。輔大

明之業。昭昭矣。存諸方冊者。故御史中丞龍泉章公。雖已刊置鄉塾。然未盛行於世。先生之子仲璟。與其兄之子鴈。謀重刻以傳。嗟乎。茲豈一家得而私之者哉。僧爲敍其大略。俾貽方來云爾。翰林國史院編脩官諸生吳從善序。

翊運錄序

天生聖人。開基啓運。必生命世之臣。以爲之輔。如伊摯於商。呂望於周。張良於漢。皆翊其君。建皇極。行王道。以致太平。以開景運。以制禮樂。動爲世軌也。行爲世則也。黼黻河漢也。昭回日星也。衣被草木也。後世畏之如雷。震望之如神明。禁其力而不敢肆。故其君端拱無爲。飈行霆驅。莫之誰何。我朝太祖聖神文武。欽明啓運。俊德成功。統天大孝。高皇帝。以天縱之聖。除胡元之亂。不數年間。遂開六合。奄有萬國。榮光貫日。王氣浮淮。躋斯民於春臺之上。熙熙皞皞。玉燭調泰。階平雖曰。虓虎熊貔。柱國之臣。爲之宣力。然亦藉明良豪傑。與圖治功也。方天造草昧。定都建康。西有僞漢。東有僞吳。長艫大艦。日夕相搪擊。天下未知所嚮。有若開國翊運守正文臣。資善大夫御史中丞兼弘文館學士太子贊善大夫護軍誠意伯劉先生者。沉幾先物。獨識真主。遂委身而服事焉。太祖敬而信之。用其宏謀。西平江漢。東定吳會。天下大勢。固已定矣。于是席捲中原。羣雄歸命。混一四海。大抵皆先生之策也。今觀御書詔誥之推獎。國計事幾之商榷。詞命往復。彌縫參贊。千載一遇。雖伊摯。呂望。張良之卓越。亦不過於先生矣。先生真豪傑之士哉。年愈高。智愈明。功愈大。德愈卽。遂分爵土。終始榮顯。殷周以來。一人而已。先生。栝蒼之青田人。予忝爲同郡。今年守職翰林。其孫廌等。集其御書。詔誥。行狀。事實等文。名之曰翊運錄。蓋取誥文開國翊運之語也。請予序其首簡。予謂先生之器識事功。通於神明。文章道德。衣被後世。溥天下皆稱道之。而先生不自以爲至。是則先生之所至。世之人未必能知之。是錄也。企太祖之知人善用賢也。企太祖之聖神文武。同符於湯文也。

見先生之真識也。見先生之宏謀也。見先生之勳業也。聖明會遇。自古爲難。乃獨於今見之。先生之子。中奉大夫江西布政使司右參政。又能繼武其後。結知太祖。以廉能見褒於制誥。可謂耀於前而光於後矣。後之子孫。尙亦繼繼承承。深惟祖宗積德創業之不易。紹隆先範。以副朝廷優禮功臣之意。將見與是錄同垂于千萬載之不泯也。

永樂二年龍集甲申夏四月中澣。翰林學士奉議大夫兼脩國史同郡王景序。

覆瓿集序

大明太祖高皇帝受天明命。奠安華夷。二十年間。殄僞漢。殲強吳。汎掃腥膻。廓清寰宇。復先王之疆理。開萬世之太平。是雖熊羆貔虎之士。相與竭股肱。奮威武。以佐神功。抑亦贊襄廟謨。運籌帷幄之中。有其人也。若栝蒼劉先生伯溫。真其人乎。先生諱基。始以文學上謁於金陵。知我聖祖之克典神天也。卽委心聽命。遂成鼎定功。累官太史令。兼太子贊善大夫。歷御史中丞。遷弘文館學士。卒拜誠意伯。蓋匹休伊呂者。幾二十年。今旣九京不作。後進之士。景休風。仰末照。幸先生之文章。猶有存者耳。先生之作。有郁離子。有春秋明經。有犁眉覆瓿諸集。壽諸梓者久矣。惟覆瓿一編。未有序之者。其孫刑部照磨。顏間以囑余。嗟夫。先生之心。志於道。先生之道。著於文。人皆知先生見知當時者。以其文。而不知太祖高皇帝知先生於儔人中者。以其心。人皆知先生之事高皇帝。能盡其心。又不知天以先生輔佐聖神。肇建鴻圖者。唯在於道。然則是編也。將以五味之藏飯。斯民於飢頓顛踣者也。覆瓿云乎哉。先大父弘文館學士復仁公。與先生俱以佐命顯。余於照磨爲通家子弟。故不辭而序之。如此云。若夫先生翊戴之績。與先公俱有國史在。茲不復也。

宣德五年冬十月。嘉議大夫工部右侍郎。前翰林侍講兼脩國史吉水羅汝敬書。

犁眉公集序

犁眉公集者。開國功臣誠意伯劉先生既老所著之作。故取此以爲號云。先生自少穎敏。既長。於書無所不讀。凡天文地理。陰陽卜筮。諸子百家之言。莫不涉獵。元末登第。爲瑞之高安縣佐。縣耆老有稍知天文術數之學者。而其書甚具。先生召與之語。其人曰。公既聰明絕人。而器識宏遠。當爲一代偉人。吾書盡以相付。先生遂得究觀其說。而領其要。世亂棄官家居。泊我太祖高皇帝渡江。先生知爲眞主也。應召輒出。佐興大業。及其功成名遂。引身而退。卒以壽終。而其術亦不傳。嗚呼。公之出處進退。比之子房。豈不明白正大。偉然大丈夫之所爲哉。予嘗觀於先生。非惟其助業冠絕前古。而文章亦足以垂世。而莫之與並也。是故其仁義積中。發而爲言。可以方駕古人者。則於郁離子見之。傷今悼古。牢籠百態。可以超邁當世者。則於覆瓿集見之。若夫優游閑雅。托興微婉。而有以盡其自得之趣者。則於是編見之。其氣壯。故其辭雄渾而敦厚。其學博。故其辭深宏而奧密。其志忠。故其辭感激而切直。其行廉。故其辭蠲潔而清勁。吁。古今之能以助業文章。並顯於當時。而垂耀於後世者。幾何人哉。先生雖沒。而有不沒者存。其在此也歟。先生之孫。爲刑部照磨。名頊。字士行。以才賢篤厚。見稱於人。是亦有以見故家文獻之足徵也。

宣德五年冬十一月之二日。翰林侍讀學士奉訓大夫兼修國史金陵李時勉書。

重鋟誠意伯文集序

國初誠意伯劉公伯溫。嘗著郁離子五卷。覆瓿集并拾遺二十卷。犁眉公集五卷。寫情集暨春秋明經各四卷。其孫薦集御書及狀序諸作曰翊運錄。皆鋟梓行世。然諸集渙而無統。板畫久而寢堙。學者病之。巡潮御史戴君用。與其案薛君謙。楊君琅。謀重鋟。迺錄善本。次第諸集。而冠以翊運錄。俾杭郡守張君僖成之。屬守陳序。嗟乎。自昔夷主華夏。不過羶一隅。腥數載耳。惟元奄四海。而垂八紀。極弊大亂。開闢以來。未有也。公以命世豪傑之才。出佐我高皇。剪羣雄。混六合。掃百年之胡俗。復三代之華風。其讜言欲議。牖道天衷。偉略奇謀。指授羣帥者。鼎彝勒之。汗青書之。四方尙能道之。方其未遇也。鬱積感情。發之文辭。若四嶽之出雲。無窮若公輸之營衆。宇各盡其制。若孫武子之師。戈甲蔽野。而不聞喑鳴叱咤之聲。若大海浩漭。中畜虬螭。鱗鱗鰐鱓之屬。覩者駭愕。而莫能名。然皆載道之航輪。濟世之梁帛。時已傳誦之。及達而施之朝廟。播之華夷。垂之百世之下。焯乎不可朽也。三代之英卓矣。漢以降。佐命元勳。多崛起草莽甲兵間。諳文墨者殊鮮。子房之策。不見辭章。玄齡之文。僅辦符檄。未見樹開國之勳業。而兼傳世之文章如公者。公可謂千古之人豪矣。而世或疑其仕元。或獨稱其觀象者。是猶訾伊尹之五就。知周公止於才藝而已。不已陋乎。三御史之重鋟茲集。蓋高山景行之志也。守陳之序。居培塿而論嵩岱。持士直而寘之夜光。朝采之上。可乎哉。

成化六年夏六月吉。賜進士出身奉訓大夫。太子洗馬兼經筵講官同修國史前翰林侍講四明晚學楊